

城市印象

■李 晓

这个冬天,我所居住城市的一家报社,在其报纸版面上开设了一个新栏目,叫“寻找最美老巷子”。冬日清早的雾,似乳汁一般流淌在城市的老街、老巷子里,我陪同报社记者小尧漫步其中,试图挖掘各个老巷子独特的美。

走着走着,小尧突然停下来,靠在一棵矗立在老巷子口的树前,双目微闭,呓语一般喃喃,说恍然听到外婆在老巷子里呼唤她:“燕子,燕子,回来吃米米茶啊。”她说,自己外婆的声音温暖而绵长,像大树一样给人以踏实感。在小尧的记忆里,曾经外婆居住过的老巷子一到冬天就会弥漫着糯米花儿的香味:走街串巷的老师傅摇动着熊熊炭火之上的黑铁罐,铁罐里装着糯米,待时间一到,老师傅猛踩阀门,只听“嘭”地一声巨响,铁罐里热腾腾、香喷喷的糯米花儿便一股脑儿欢快

地跃进麻袋中。那些年,老街巷里的人家招待上门的客人,大多是用糯米花儿加上一碗用红糖冲制的米米茶。“那香甜味道、那浓浓的人情味儿都太令人怀念了。”小尧抚摸着大树的躯干,感慨地回忆道。

老巷子,隔着喧嚣市声,让时光在这里慢下来,让记忆凝固在苔藓密布的老墙上。包浆浸润的老巷子,也是一座繁华城市朴素而诚恳的心。一座城市的平民历史好似一部尘封的线装书籍,那些弥漫着旧日光阴气息的老巷子,也是它其中分量十足的一个篇章。在这些看似寻常的小巷中,蒸腾着悠悠时光里最饱满的地气。

我每到一座城市,最喜欢的就是溜达进那些隐蔽的老巷子里,摩挲巷子里老态龙钟的墙;老树枝桠上的几片残叶被风吹走,倏地落到我的头上——这便是一座城市送给我的最亲切的礼物了。我想起自己曾在某市的一条老巷子,碰到

老巷子行思

一位老太太为我指路:“往前面那棵黄葛树一直走,左拐,再上斜坡,就到了。”与她告别后,我回首望了一眼,感觉她像极了我的老祖母。

戴望舒的雨巷在哪儿呢?他撑着油纸伞,独自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,想象着遇见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。我有次去南方的一座城市,正值秋雨连绵的季节。我流连在一条古朴的老巷子中,也试图寻找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。在老巷子里,我看到了一位穿着高跟鞋的女子,她背对着我,撑着素色的雨伞,身姿袅袅婷婷的。这场景让我不禁在雨声里屏息,仿佛穿越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。等女子的背影远去,我才发觉,呼喊还一直滚动在自己喉头,如一个老太太努力地吞咽着一个热汤圆。在那些老巷子里,你会感到从前的旧时光或

在你眼前拔地而起,或从天而降。光阴其实是留有痕迹的,它附在老墙上、老树上、飞檐青瓦上和屋里的老家具上。

在北京城的老巷子里,这座人气沸腾的都市对于旧日光阴的梦呓也被不时刻录着。巷子里的参天大树,仿佛美人云鬓上别着的一支朱钗,树影中漏下来的天光,让人恍惚一瞬间就踏进了生动的历史场景中。你行走的地方,说不定依旧留存着鲁迅、老舍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胡适、朱自清、梁思成、林徽因等名家名流当年的影子。这些历史河流中的人影,在老巷子里一脚跨过的百年时光里,与你神秘地相会了。你行走在歪歪斜斜、逼仄狭长的老巷子里,一不留神就打开了那瓶城中时光窖藏的老酒,云展云舒间,竟醉了你影影绰绰的一生。

在青岛,我行走在红砖绵



延的老巷子里,眼前会出现一位翩翩公子,陪伴他的是一顶鲜艳喜庆的大红轿子,轿子里,坐着他那顶着红盖头的新娘;在成都,老巷子就像人身体里的血管一样交错纵横,南巷子、北巷子、东二巷、西二巷、珠市巷、鸛鹑巷、柿子巷、桂花巷……光这些老巷子的名字,就够我想念一生了。穿行在成都的老巷子里,我总是忍不住甩一甩衣袖,模仿一个潇洒文气的古人。再次回访这座城,一幕一幕当年百姓生活的市井图在风中缓缓打开,正如一位成都友人描述的画:端着斗碗在屋檐下吃饭,稳稳蹲在街沿上看下棋,晾衣杆挂满湿漉漉的衣裤横在巷子上空,张家的大黄狗把李家小娃娃丢在地上的剩糍粑吃得干干净净……空气中隐隐传来以前小贩在巷子里长长的吆喝声:“有烂棉花、烂帐子的拿来卖!有破烂衣服拿来卖!”“蚊烟哟蚊烟,买二仙牌的香料药蚊烟哟!”

这些城市里的老巷子,尤其是老巷子里的朴素生活方式,而今差不多都如温室里的冰棍一样融化了。所以我们更应该去寻找,去挖掘,能留一点是一点。而我能做的,就是用文字与怀想,为老巷子们做一次又一次的“人工呼吸”。在簌簌而落的时光之尘里,老巷子慵懒得翻一下身,满怀深情地与我相望。

套马速影

汤青摄



惊鸿

川海文心

■吴 建

俗话说,冬至大如年。冬至,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,也是我国古代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,俗称“冬节”“长至节”“亚岁”等,古人对冬至尤其重视,把它看得和“岁首”一样重要。

冬至起源于春秋时期。西周灭商后,周公在洛阳用土圭法“测土深、正日影、求地中、验四时”,测得天下之中,选定洛邑作为社稷的吉地,由此发现并制定出冬至节气。周朝自此以阴历十一月为正月,以冬至为岁首,即新年。直至汉武帝启用夏历,将立春作为新的岁首后,冬至变成了“小年”,并作为一个传统节日延续至今。《汉书》中说:“冬至阳气起,君道长,故贺。”过了冬至,白昼一天

比一天长,阳气回升,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,也是一个吉日,应该庆贺。

民间把冬至称作“交九”或“数九”,即从冬至这一天起,每隔九天作为一个“九”,分成9个“九”,共九九八十一天。据传古代宫中有《九九消寒图》,图上有一枝素梅,花瓣为九九八十一瓣,每瓣花的中间都是空的。绣女们自冬至后每日绣一针,等所有的花瓣都绣满了,九九艳阳天也就到了。

冬至这天,北方人吃饺子,而我们南方则吃汤圆。冬至前夕,家家户户都要浸糯米磨成米粉做汤圆。古人有诗云:“家家捣米做汤圆,知是明朝冬至天。”“圆”意味着“团圆”“圆满”。冬至吃汤圆,象征家庭和谐、美满。母亲总说,圆子是最

团圆吉祥的食物,能把牵挂和幸福都包裹进去。

每到冬至,母亲便早早起来搓圆子。她把米粉加入适量开水揉捏成圆形长条,再切成一只只圆坯,然后用手掌把它搓成一个个如核桃大小的圆子。煮圆子要等水开后才能下锅,不然会化掉。汤圆浮上水面,袅袅的香气也升腾弥漫,让人垂涎三尺。撇一个汤圆送进嘴里,轻轻咀嚼,软软的、甜甜的、滑滑的,温润绵长,食后唇齿留香、绕颊三日。

“一年冬至夜偏长”,我国古代有冬至日向长辈献袜履的礼俗。冬至日影最长,也称“长至”,借此祝祷长辈长寿。漫漫长夜,北风呼啸,寒气袭人,大人小孩都睡不着,一家人就围炉夜话。我的父亲整体文化程

度虽不高,但古文基础扎实,他细细解读的《西游记》等古典文学名著是我年少时精神世界里的一股清泉,温润着我们干涸的心。但我记忆最深的是“香九龄能温席”的故事。为让劳作一天的父亲不再挨冻,我做完作业也学东汉黄香悄悄钻进父母的被窝里,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冰冷的被窝。父母知道后,直夸我真懂事。

古代文人墨客吟诵的冬至诗词也不少。霜雪凝野、一年将终,作客他乡的游子,在这个漫长的冬夜,自然易起故园之情。杜甫七律诗《至后》说:“冬至至后日初长,远在剑南思洛阳。青袍白马有何意,金谷铜驼非故乡。”在古代,冬至那一天,在外的人必须赶回家过节,表示年终有所归宿。可诗人想

回家又脱不开身,于是吐露出离乡背井的酸楚。白居易在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又道:“邯郸驿里逢冬至,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孤身羁旅,恰逢冬至,诗人揣想家人牵挂他的心情,这般思念就流注于亲心与己心之间,显得格外温婉、深厚。

古人将冬至分为三候:“一候蚯蚓结;二候麋角解;三候水泉动。”传说蚯蚓是阴曲阳伸的生物,此时阳气虽已生长,但阴气仍然十分强盛,土中的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;麋与鹿同科,却阴阳不同,古人认为麋的角朝后生,所以为阴;由于阳气初生,所以此时山中的泉水可以流动并且温热。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腊梅含笑时,春天的脚步也近了。